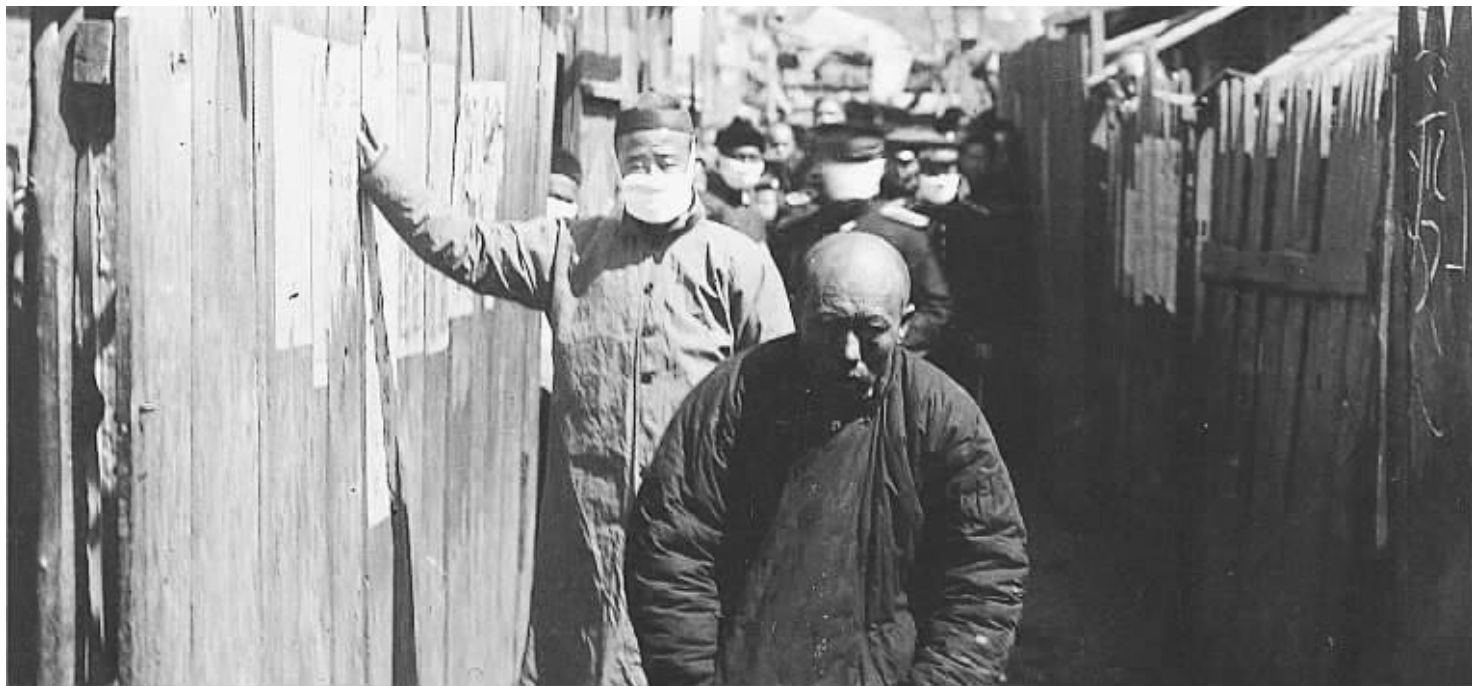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伍连德



1911年,搜寻人员找出感染肺鼠疫的患者

1910年12月24日傍晚,一列列车徐徐驶入哈尔滨火车站,31岁的伍连德踏下月台。他是以“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”的身份,踏上这片土地的,此时的哈尔滨,正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。

# 伍连德:不该被遗忘的名字

## 1910年鼠疫下的哈尔滨与拯救它的英雄

### 袁世凯曾邀请伍连德来华工作

哈尔滨收到的第一个疫情报告的时间是11月7日。两名捕猎旱獭的华工从满洲里来到哈尔滨,不久,这两个人都染病而死,而且还传染了同住的4人。瘟疫在哈尔滨蔓延开。以铁路为界,哈尔滨分成“道里”和“道外”两个区域。与道里生活优裕的俄国人、日本人相对应的,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居区。鼠疫暴发后,傅家甸成为重灾区。

其实让清政府更忧虑的,除了瘟疫,还有一场看不见的较量。在东北,哈尔滨和奉天是两个铁路枢纽中心城市,不但有较多外国人侨民居住,且俄、日铁路附属地与中国市政重叠,检疫、防疫更具主权象征意义。疫情发生后,日俄向清政府施压,要求共同主管防疫。所以,当时清廷负责处理疫情的不是民政部,而是外务部。外务部的态度是:事关主权,要不惜一切代价,控制住瘟疫。首先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。

在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邀请

之前,31岁的伍连德只是一位刚到中国两年有余的华侨。1903年,伍连德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。1907年时的伍连德已是马来半岛小有名气的医生。他接到了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副校长的邀请信。信的下方,赫然印着“直隶总督袁世凯”。

1908年10月,伍连德一家三口来到上海,将家眷安置好后,伍连德只身北上。不料,到达北京后,光绪帝和慈禧相继亡故,袁世凯也隐居起来。伍连德一时茫然无措。直到1910年12月18日来自外务部请他上任的电报,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### “伍氏口罩”被不屑一顾的同行牢牢戴上

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,伍连德得知傅家甸有一名与当地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,他决定解剖尸体。在贝克显微镜下,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病菌——这正是鼠疫。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,日本也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,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,立即雇

人捉老鼠,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。一连解剖了几百只,却发现一例带鼠疫杆菌的。于是,伍连德大胆提出,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,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,将其命名为“肺鼠疫”。为了防止飞沫传染,伍连德设计了一种双层纱布口罩,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,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。至今,医务人员仍在使用这种口罩,被称为“伍氏口罩”。伍连德向公众讲述了“肺鼠疫”理论,然而,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话。

当伍连德要求增派医务人员的电报发出后,第一位前来的志愿者是法国医生梅斯尼。梅斯尼时任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。伍连德对梅斯尼的到来十分高兴。他迫不及待地吧肺鼠疫的结论告诉梅斯尼,却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。原来在自己来哈尔滨之前,梅斯尼在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。梅斯尼认为伍连德经验不足,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取代他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,不料却被锡良婉拒。

伍连德给外务部的施肇基发了辞职电报: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

去,情愿把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梅斯尼。38小时后,他收到回电:召回梅斯尼,仍由他继续担纲防疫总医官。

可是几天后,梅斯尼却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诊断传染者,6天后去世。人们不再对“肺鼠疫”理论不屑一顾,“伍氏口罩”被牢牢戴上。

### 新年的爆竹真的驱走了死亡之神

作为与鼠疫作战的总指挥,伍连德很快又发现一个巨大的隐患。

鼠疫发生之初,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们;到了后期,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,尸体也便被直接放在坟场。伍连德忧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柜。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处理掉这些尸体,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火葬。可是伍连德也知道,这对当时讲求“入土为安”的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挑战。他思来想去唯有上书朝廷,请皇帝下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。1911年1月30日,他们终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批准。

1月31日这一天,为当时的哈尔

滨市民留下了一个最特别的记忆——这一天,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初二,他们却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火葬。此时,傅家甸已经有1/4的人染鼠疫死亡。适逢春节,防疫部下发传单,号召大家放爆竹,冲冲晦气。伍连德深知,爆竹里的硫磺有消毒功效,他也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笼罩在傅家甸的死亡之神驱走。

说来有些神奇,大年初一这一天起,人类与瘟疫角力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,这一天,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为165名,“此后日渐消减”,而且再也没有回升过。

1911年3月1日午夜,当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,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。几日后,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。

抗战爆发后,伍连德回到了故乡马来西亚,开了一家诊所,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对于曾经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,他只是用淡淡的一句话总结:“我最愿意做的事情,是从阎王爷那里把人救回来。”

1960年1月21日,伍连德带着他的故事,永远告别了人间。

李菁《走出历史的烟尘》

# 晕车时,该看远处还是该闭上眼?

不少人都有过晕车的感受,那滋味可真不好受。有晕车感受的人总结了不少经验:比如千万不要在车里刷手机阅读一切文字,否则会令你更晕;也有人说,为什么很多司机自己开车时不会晕车,坐到别人的车上就会晕呢?所以坐在车上时,眼睛一直盯着远处看,就不会晕了;也有人说闭上眼,就不会晕了……到底,晕车时应该怎么办?你知道吗?



### 晕车、晕圈、晕游戏是因为耳朵出了问题

不只是晕车,转圈时会晕,有的人甚至打游戏时都会晕。其实,这是因为耳朵里的平衡功能出了问题。这些头晕本质上是一样的,都源自感觉平衡的神经器官——前庭。前

庭是平衡器官,位于耳朵深处。里面长着很多小毛毛,在充满液体的空腔里,像水草一样摇动,“水草”的下面通过神经连着大脑。我们头一动,“水草”跟着晃,大脑就知道了。如果把我们蒙上眼睛,固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摇晃,虽然我们得不到任何提示,但也能大致感觉到是头朝下还是朝上。这就是前庭的功能。

### 转圈晕倒的人根本扶也扶不住

去游乐场玩飞天转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,转的过程中不会觉得太晕,还能很high地跟下面的人谈笑风生,而一旦停下来就晕得七荤八素的;原地转圈也是如此,这是因

为,当我们快速转圈时,“水草”被剧烈甩向一边,但这时还不要紧,因为身体的运动状态和平衡感觉大致是相符的。而停下来后,“水草”由于惯性继续拼命摇曳,大脑会误以为运动还没停止。所以尽管我们身体一动不动,脑子里却天旋地转,一直要等到“水草”稳定下来,眩晕感才会消失。

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摔倒。因为大脑和前庭从我们学走路时起就在培养默契,前庭一旦感觉到身体要倒,大脑会下意识去纠正。前庭发出指令:“我们已经向左偏斜了25°,大约会在1.5秒后倒地。”大脑接收指令:“收到。左腿向外跨出40厘米,右手抬起保持平衡,声带请发出‘哎呀’的声音。”当前庭错误地告诉大脑我们的身体站歪了时,大脑会立刻听话地向反方向纠正——于是我们就摔倒了。而且这种摔倒,不像身体无力时的“腿软”倒地,而是主动向一个方向倒下,旁边人想扶还扶不住呢。

前庭发出错误信号会头晕。但

有时,前庭是正确的,大脑错了,人也会晕。例如有人打CS时太投入了,仿佛自己在屏幕里转圈、跳跃,将虚拟和现实混淆了起来。这时候大脑就会奇怪:为什么前庭那边没有奔跑、跳跃的信号传来呢?这就是视觉和平衡感发生了冲突。这种冲突让大脑迷惑,也会产生眩晕感。

### 晕车时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你的眼睛

晕车产生的眩晕感是两种情况的结合:一方面,车辆颠簸使前庭里的“水草”摇晃,不断发出杂乱的信号给大脑;另一方面,眼睛看到的景象和平衡感无法协调。对于第一点,只能请司机开得平稳些。对于第二点,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,切断视觉信号,如果能睡着就更好了。

奇怪的是,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不会晕。可能是开车时大脑处于紧张状态,压抑了前庭的感觉。聊天、听歌减缓晕车也是这个道理。

果壳《人类危险,小心轻放》